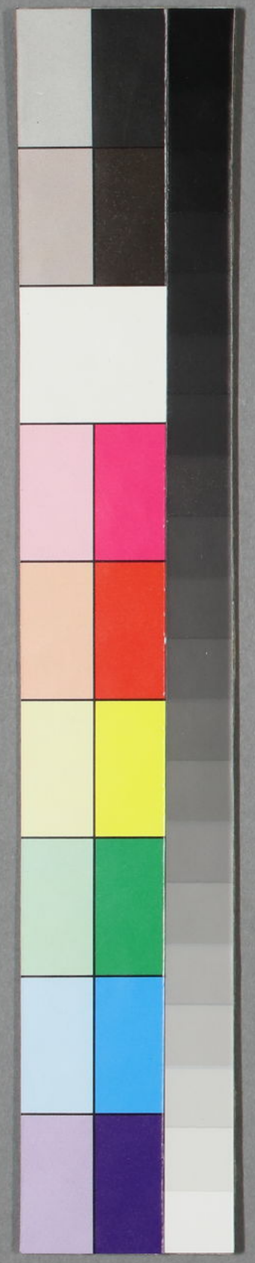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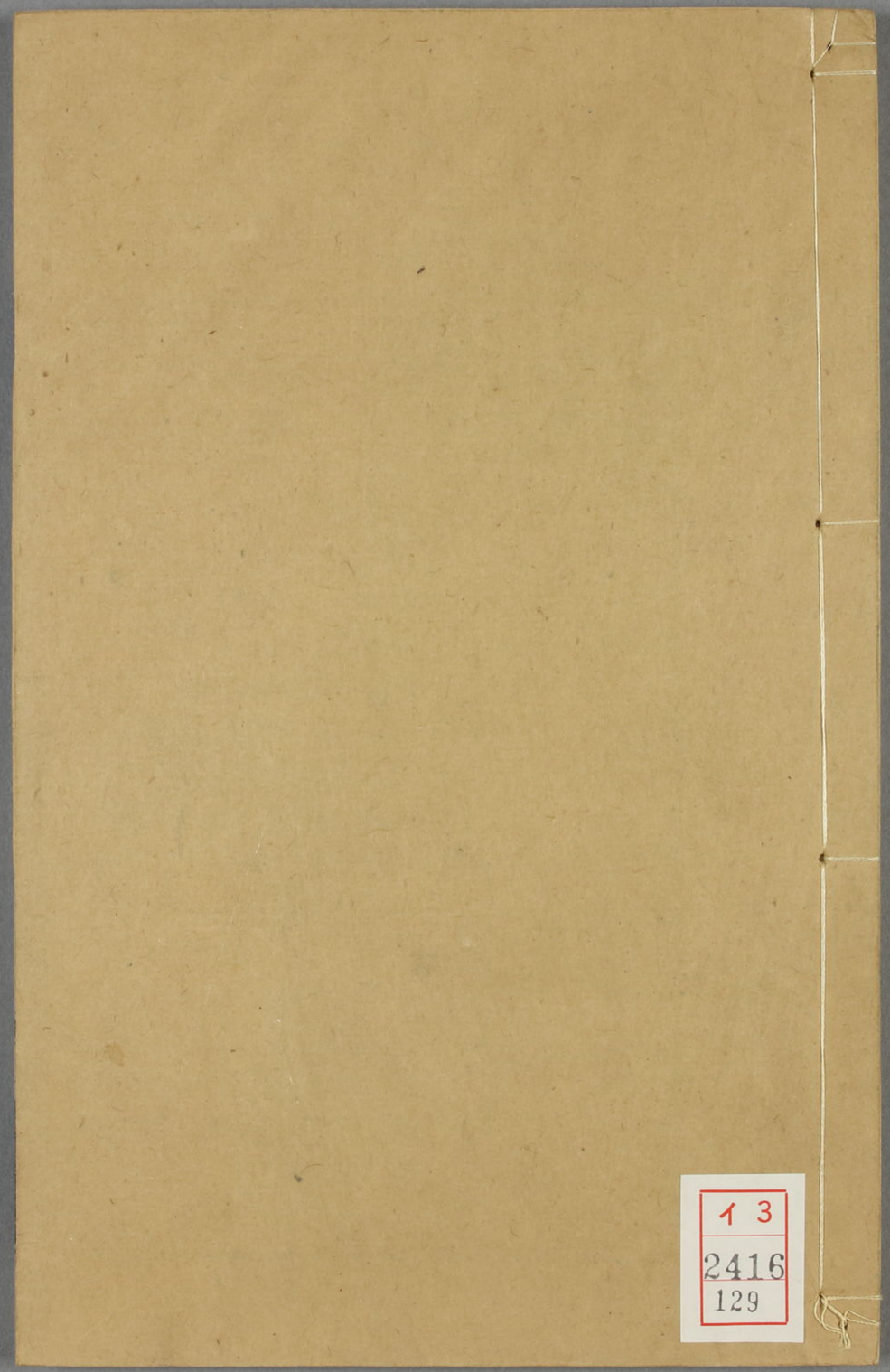

1 3
2416
129

13
2416
129

勇三

勇壯 無勇附

原 引鼎折軾 禮記儒行引重鼎不程其力 左傳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絕

髕張膽 史記秦武王事詳勇二 又張耳陳餘謂陳涉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為天下除殘也 惠暴 引強 前漢惠傳其為暴也 又周勃傳材官引強注服虔曰能引強弓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

卞射 蹶張 前漢哀帝本紀贊曰哀帝時覽卞射武戲注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也 又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注如淳曰材官蹶張律有蹶張士官之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足躡者曰蹶張

凌雲 著翅 晉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云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鄧艾步乘不滿二萬東馬懸

半澤文庫

〈2004-689〉

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諸壁諸糧乏儁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諸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又北史魏伊馥傳馥善射射力曳牛却行

拔二箭

晉書桓石虔千鈞力聞諸侯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知其勇戲令拔箭獸跳虔亦跳高于猛獸猛獸伏又拔一箭以歸

三軍

刺雙虎

李陵答蘇武書陵荅三軍士莊子從而刺之一舉果得雙虎

皆迸血

相如傳趙得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因持璧却立

髮衝冠

白帖朱亥皆張目髮衝冠

史記藺相如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繫倚柱怒髮上衝冠

桀石投人

搴旗馘

史記周勃傳勃勇冠三軍

拔劍斬

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語子路曰搴旗執馘由也能之夫子曰勇哉

蛟

徂湯暴虎

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船

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捷號爲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何減飛將

扛鼎

開石

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又漢虞延同韓詩外傳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開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沒

負山

史周韓果傳果勁勇趫金欽羽負二山一曆山堂一曆朔東一曆雍南自此冀之南梁崇義者漢之陰無隴斷焉

搴鐵

列子

力能搴鐵舒鈆

蛙怒

虎癡

尹文子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

錦繡萬花谷許緒

三國時魏人軍中以緒有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擲驢

擊鹿

劇談錄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過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北史周賀若敦傳敦嘗從校獵甘泉宮有一鹿突圍而走躍馬馳之鹿步逐至山半便乃擊之而下周文大悅

搴虎

曳牛

國人暴虎三國志許緒傳緒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

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伯
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璧而去 詩和陽暴虎 齊
莊爲爵 飲飛置官 左傳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
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
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
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
識其枝數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
于平陰也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也枚數十八年東
間之役州綽以馬枚飛以贖鋼渡河有兩蛟夾其船拔劒刺殺之荊王聞其
勇乃置飲飛之官 晉沒海履地 立石移山 唐東尸列傳新
年者皆善鬬戰工用槍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
噎角其勇健保皐不及也蜀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
山舉萬鈞爲王甍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笋是也 軍有飛將 前無
強敵 唐書單雄信傳雄信能馬上用槍軍中號飛將
又史敬奉傳敬奉逢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
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 雒顙深目 鐵面長身 吳越
矛在手前無強敵 春秋

伍胥之亡楚入吳時遇專諸于途子胥相其貌雒顙而
深目虎膺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 姓譜明胡大海
長身鐵面 南史羊侃傳侃初爲尚書郎以力聞
智力過人 賜之珠劒 壓以沙囊 魏帝嘗謂羊侃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
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 聖君初
政記洪武中尹堅以勇力爲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
撞倒山奚官近之輒以命堅堅立高樓
輒人立莫能鞚上以命堅堅立高樓 探口抉舌 越二跨三
下提沙囊 施鞍勒 獵遇虎于隰下馬搏虎虎張
四百斤髀之乃得施 失嘗出獵遇虎于隰下馬搏虎虎張
上使人引馬過其下 口抉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
元玉哇失傳玉哇失 昭欲囓之以手探虎
昭欲囓之以手探虎口抉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 又卜雲石海涯傳小雲石海涯年十二三膂力過人使
又卜雲石海涯傳小雲石海涯年十二三膂力過人使 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
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 跨三運槊生 投井復躍 易騎如飛 北史權武傳武
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 少果勁勇力絕
風觀者辟易 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于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
如此 五代史義兒傳唐李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
索弓挾矢拳弓挾矢猶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
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七牛難挽 一市

皆驚金蒲察世傑傳世傑有糧車陷淖中七
五代周本紀郭威嘗遊于市市有屠者嘗以勇服其市人
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
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
也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子懋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
于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後漢光武本紀光
武將步騎千餘與王尋王邑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
級諸部喜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

投身當象　空手搏熊

元賀勝傳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掌采毳作獅子
舞以迎駕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
鞚縱象乘輿乃安三輔黃圖廣陵王胥有勇力嘗于
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

除患受學　避仇隱屠

晉紀周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常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
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患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
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
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就學

史記刺客列傳聶政者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間

遐勇力絕人氣蓋當時　時人方之樊噲

唐韓休傳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
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
平章事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
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
仁者之勇也

旋馬射虎　揮劒截蛟

晉鄧
遐傳
以馬鞭置蛟上出獵命左
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楊
攔虎虎搏楊據地而吼別
的因旋馬視虎射之虎立死
遐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
晉鄉遐傳襄陽城北汚
水中有蛟常爲人害
遐揮劒截蛟數段而出

持鞍以衛　舉策而先

元木華黎傳引弓射之三發中三
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
牛有節聞晉兵攻澤州頗
要害不可失也事急不赴
之存節至入城助澤人守
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
人部

羊輒勝　負薪異常　金蒲察世傑傳世傑爲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　宋武行德傳晉祖鎮并州暇日從禽郊外值行德負薪趨拱于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之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　遂爲武士　此眞健人　北史楊愔傳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語　南史焦度傳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瀕師伯出鎮滑臺度以壯士隨焉及師伯遇交榮闕豹皮公禽其具裘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眞健人也　我之韓白　北史周高琳傳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芒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晉劉遐傳遐性果毅便弓馬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闞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賦不敢逼也　跳高六尺　躍能三丈　南史陳周文育傳文育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久覆遊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　又黃法𣰰傳法𣰰少勁捷有膽力日趨傳法𣰰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　張號鐵簡　范名鏵弓　宋張玉傳玉字寶臣以八人抵散直隸秋青塵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驅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眞號門張鐵簡也賜名曰鏵弓又于羽間識其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簇如鏵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　陳前獨戰軍門　五代史梁臣傳張歸厚字德坤爲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晅屯赤岡歸厚與晅獨戰陣前晅懼而却諸將乘之晅遂大敗及張庭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合謀應泚夜半難作唐陳利貞傳朱泚反利貞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譟曰欲逃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　中石沒鏃　拔箭斷　虞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　庾王難得傳難得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十失馬難得馳救矢著胄拔虞障目乃拔箭斷虞殊死前鬬血濺面不已

虎駭且逸　鹿觸而顛　遼陳昭衮傳開泰五年秋大獵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駭且逸上命獵士追射昭衮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衮終不跪地伺便拔佩刀殺之　又郭律幹臘傳幹臘健有力保寧初補護衛軍帝獵赤山適奔鹿突前路幹臘臨不容避乘犯蹕幹以身當之鹿觸而顛　讜折牛角　珪洞虎喉　唐辛讜傳讜自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元張珪傳珪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引觸竟折其角　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　迎刃而斷　登樹以觀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歡　唐李白傳裴旻嘗與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南史羊侃傳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圍一尺四寸帝因賜侃稍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馬左右擊刺特盡其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　破然後食　絕而復蘇　後漢書賈復傳復從帝擊青犢于射犬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

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咸服其勇　北史閭東平公弟神慶傳神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樊興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　崩恩克用馬士　克用號鴉兒　南史蕭恩傳恩從武帝征孫瑒恩伐馬勿常每捨匆于地歎曰大丈夫當弓三石開之即給器仗自征秋賊常為先登　負大束兼倍餘人　每拾匆于地歎曰大丈夫當弓三石開之即給器仗自征秋賊常為先登　奈何充馬士　武帝聞之謂充曰李鴉兒　膽力過人　五代唐本紀李克用少號鴉兒勇軍中號曰　皆憚白馬將　大奇　黃鬚兒　三國龍德傳太祖素聞其號勇拜立義將軍封邑三百戶南屯樊討關羽德常乘白馬將軍皆憚之號曰白馬將軍　馬羽軍謂之少善射脊力過人　又任城威王彰傳彰代鄢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彰功悉平太祖喜　新婦畫指痕數寸　竟大奇也　稚子斬首級三千　劇談錄咸通中左軍張季弘暮泊商山逆旅有老嫗以新婦特怒制之不可季弘坐于磐石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可如此新婦拜季

弘曰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每言一事引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宋李守恩傳太祖親征太原守恩嘗隨父漢超軍中領牙兵數千騎戰敗之斬首三千級獲戰馬器甲甚衆擒首領二十七人見于行在賜戎服金帶器幣緡錢太祖謂左右曰此稚子能若是他日將帥材也

白袍陷陣嘗跨黃騘　銀甲摧鋒恒稱鐵虎　錦繡萬花谷裴果嘗乘黃騘馬衣白袍先陷陣時號黃騘少年又宋蔡祐與齊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謂之鐵虎

邪律朗之多力虎斯見呼　劉國傑之加銜霸都賜號

遼邪律朗傳朗字歐新姓輒僞多力人呼爲虎斯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輒克由是得名　元劉國傑傳國傑與宋將張世傑軍大潰追奔圌山奪黃鵠船數百艘帝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華言勇也　不名霸都而

按猶焦贛薛孤延大呼霹靂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于是迴車以避之北史齊薛孤延傳延武令延觀之延按鞚直前大呼統浮圖走遂減延還鬬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鬬

英銳無敵獦兔詎敵乎蒼鷹　馳突如飛紫駝不殊于駿馬　遼高模翰傳翰掠地鹽山破饒安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衆來拒模翰連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顧卿英銳無敵如鷹逐獦兔當圖形麟閣爵賜後裔　元札八兒傳札八兒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嘗乘橐駝以戰衆莫能當

無勇（附）

失軾　投車

左傳崔杼作亂陳文子棄其馬而行及崔氏之門將死之又御太子蒯聵上車則失軾比至閭戰鬬聲遂駭而自投車下子良授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懼與鄭人戰于鐵望見鄭師則失其良

伏麇　季長習鬬　左傳哀公二年鐵之役繁羽御趙羅曰疾作而伏魏九州春秋劉表攻西州長杜子緒守拒時柏季長在城中聞兵勢恐入室牽被覆頭攻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三日出問消息四五日乃負楯親鬬謂子緒曰勇可習者也

勇四

率義　左傳率義之謂勇　屢斷　禮臨事而屢斷勇也　壁龍　天中記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捷迅絕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時人號爲壁龍又耳目記作壁飛　文帥　國語勇文之帥也　神射　晉劉曜傳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時號爲神射　超亭　漢甘延壽傳延壽嘗超踰羽林亭樓試下爲期門以材力愛幸注下手搏也　得道果　四十二章經佛言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境前破滅衆魔而得道果　榮公六郎　負薪一谷　五代史補武行德初以採薪爲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　兼握引滿　元管子魏武引滿一如強弓二如悉引滿之　體無痕撻　列子黑卵殺黑卵黑卵雙黑矢不怕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史補武行德初以採薪爲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　兼握引滿　元管子魏武引滿一如強弓二如如德傳世祖一日授以弧矢兼握右手悉引滿之　體無痕撻　列子黑卵殺黑卵黑卵雙黑矢丘邨章丘邨章之子來見丘邨章丘邨章之子來見卵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鷄也　左右擊刺　史周李遠傳遠嘗射常持鐵槍重四十斤能左右擊刺　世載其德　史周文聞而異之復爾可謂世載其德　獵于涉柵見石于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也　賞錢市馬　南史宗慤傳慤家貧無以市馬乃步出單身挺戰莫能當每一勝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此父此子　北史達奚武傳子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射之一發中兔顧謂震與諸將競射前後周文帝文帝有兔過周文帝文帝有兔過周文帝文帝有兔過

繞起遂回身騰上周文于
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
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
人歎

惟東應選晉庾闡傳闡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
服西域建胡橋絶無敵晉人莫敢與
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
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
擊賊如鶻入鴈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鶻入鴈羣北史上洛王思宗
第思好本名思孝

太平御覽殷亮字子華年十四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
馬不敢進于是亮乃按劒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
其半去

為虎分羊

一躍上駝峯遼部之遠者以儇捷相
駝峯而上者以儇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
忽古被重鎧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者大驚

避之數

無勇附

懼其侵軼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
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歲史記李廣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
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重北史傅竪眼傳宋將蕭斌王元謨寇壕竪眼伯傳
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壞慶擲軍法
還營

偏闘皮笠五代周紀唐主命齊王景達將
之士卒有不致力者注脅陽為督
日偏闘皮笠有劍跡者皆斬之

一市皆笑風俗通淮陰少年有侮韓信者曰君雖佼
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
跨下于是信熟視之俛
匍一市人皆笑以為

詐云傷

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
于小窓中接入纔州宅
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
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
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
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

跨下

被圍入櫃天中記周定州刺史

不爭

韓詩外傳武王欲以商容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
不能愚也遂去伏于太行不爭而
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

晉詩漢高帝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唐王維老將行曰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劒曾當百萬師　杜甫冬狩行曰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六七殺聲落日興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駱駝矗崔嵬垂元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　又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輕綿州刺史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晉賦漢班固西都賦畧曰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鍭要跌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飀飀紛紛繒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獲狡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掩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施熊螭曳犀犛頓象罷超洞

而出竦劒而趨

增書明王守仁與黃宗賢書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增雜文周胡非論勇篇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劒赴棒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晏嬰匹夫一怒而沮

蛟越峻崖蹶磩巖巨石頹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尽張衡西京賦畧曰其猛毅髬音髯而隅目高眦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鬛莫亞切朱髮髬髮上下切髮結束也鬣髮也謂執髬髮之赤豪圈其兗切圈圍也巨狋延音擅側家切狋音淳擅狋貌獶音俊音酸揩苦諧切揩摩也枳落突陁觸棘藩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輕銳僄匹妙切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音塗杪木末獲獑音讒猢音胡超殊榛撦庭結切撦捕取之也飛鼯音吾晉左思吳都賦曰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

崔子之亂此君子之勇也　漢韓嬰辨勇篇曰衛靈公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使吾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仗劒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于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仗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侯重鞜而坐吾君單鞜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鞜而去之者子耶我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于圃中于是兩冠有迟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

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所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明王世貞宛委餘編曰項王舉鼎拔山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百戰無前膽力威勇足冠千古其他若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爲墓志曰笋里秦烏獲又夏育俱能舉移千鈞千鈞蓋三萬斤衛石蕃能負沙一千二百斗當爲一百二十石可謂神力矣而俱不聞有戰伐之勳泯泯以死何也書所

載魏任城王曹彰太廟新成萬斤鐘負之而趨擗白象鼻頓之于地以臂繞虎尾伏不敢動然是時海內稱關張爲萬人敵不數任城也壯魏盧曹長九尺餘勇力與沙門曇讚埒嘗以海神脛骨爲馬稍以遺齊神武諸將莫能舉惟彭樂強舉之南梁羊侃伏而作虎狀以指抉壁入三寸弓力至二十石泗州十石人各長八尺許執而對擊之俱碎又于壁直上七步橫蹋得五跡而是時海內以高敖曹配項羽不數羊盧也元鄭濟舞劒能使壯士十馬首俱瞻而明稱勇將爲當開平傳頼公輩陳有張定邊溥無聞也豈有力者不必有膽耶

壯一

增釋名曰三十曰壯言丁壯也　易曰雷在天上大壯

書曰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禮曰三十曰壯有室

漢馬援傳曰大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宋

李綱傳曰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

牙奮　穡康曰壯氣騰厲勇之決也　蘇洵心術篇曰

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

壯二

增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委宛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

強矣　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

旗蚤弧以先登　又曰晉師陳于鞏齊侯曰余姑翦滅

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吳越春秋曰椒丘訢爲

齊王使于吳過淮津飲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

即出以害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神何敢干乃飲

馬于津神果取其馬椒丘訢大怒持劒入水求神決戰

連日乃出耻其一目遂之吳會于友人之喪言辭不遜

有陵人之氣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

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

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于水亡馬失御又受耻目之

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于敵而戀其生猶威
色于我哉椒丘訴卒被詰責恨怒并發瞋即往攻要離
于是要離席闌至舍戒其妻曰吾辱壯士椒丘訴于大
家之喪餘恨蔚恚瞋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訴
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扃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
無所懼訴乃手劒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
知之乎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吾辱子
于千人之中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
二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
有三不肖而威于吾豈不鄙哉椒丘訴投劒而歎曰吾

之勇也人莫敢皆覩者離乃加我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又曰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于
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
荆楚故事曰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等遊于雲陽之
臺王謂左右曰能爲大言乎唐勒曰壯士怒兮絶天柱
北斗戾兮太山尼宋玉曰方地爲輿圓天爲蓋彎弓挂
扶桑長劒倚天外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于河先其伍
船人怒而以楫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流孟賁瞋
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中之人盡揚揣入于河
青藜子曰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被裘帶索往見孟嘗

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遣荊軻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為羽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為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指冠　史記項羽本紀曰秦圍趙急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即其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九戰大破之擄王離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漢書項籍傳曰羽軍廣武與漢相

守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

又曰羽壁垓下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羽潰圍南出引其騎因四隕山而爲圓陣外向漢騎圍之數重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史記季布列傳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　漢書陳餘傳曰上逮捕趙王諸及者貫高獨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

也吏榜笞數千刺熱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馬援傳曰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　漢紀曰張飛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蜀志曰關羽臂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盤器而羽飲酒割肉言笑自若　魏志曰仁傳曰仁

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衆少遂爲所圍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披甲上馬率壯士數十騎出城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入突之盡收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軍中見仁還歎曰將軍眞天人也　張遼傳曰遼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孫權率十萬衆圍之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圍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　蜀志魏延傳曰先主遷治成都拔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　晉祖逖傳曰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氣壯烈衆皆慨歎　世說曰王處仲每酒後輒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　南史顧野王傳曰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

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　蕭摩訶傳曰太建五年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珥明徹遣人覘伺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周盤龍傳曰魏攻淮陽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　北史傳永傳曰中山王英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永令賈思祖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

家一帥奈何使齒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耿豪傳曰豪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直刺愼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咸謂豪沒矣俄奮刀而還殺傷甚衆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王雅傳曰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百萬我不及萬人實難與敵但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被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

元冑傳曰帝爲丞相時周趙王招謀害帝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冑兄弟坐于戶側趙王令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冑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　唐書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于是鹵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羅士信傳曰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陀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鞬上

馬顧盼須臾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歸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眙懼無敢亢　蒙兗曰安祿山陷城尹子琦謂張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　唐書李嗣業傳曰安祿山反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于是亂不能陣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　李光弼傳曰賊帥周摯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禽周摯等　哥舒翰傳曰翰嘗逐鹵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脊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于肩叱之賊反顧翰刺

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瞄左車即下馬斬其首
五代史王景仁傳曰景仁少從楊行密起淮南驍勇剛悍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攻鄆州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　唐明宗本紀曰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翼日歸

吾寇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酹奮櫪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　遼史趙思溫傳曰思溫少果銳膂力兼人隸燕帥劉仁恭幕李存勗問罪于燕思溫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漬血戰猶不已爲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壯而釋其縛　宋史李顯忠傳曰顯忠嘗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永奇募閒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惡折其足庶大奇之

楊存中傳曰存中與劉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騅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　岳飛傳曰飛屢敗金兵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　韓世忠傳曰世忠風骨偉岸目瞬如電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　元史孛蘭奚傳曰孛蘭奚爲齊王司馬世祖親征乃顏以齊王兵從兵始交孛蘭奚躍馬陷陣斬其旗所向披靡世祖遙望見壯之　移剌捏兒傳曰捏兒從圍鳳翔先登手殺數十人左臂中流矢創甚裹創進攻丹延木華黎止之對曰創未至死敢自愛邪木華黎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簡驍衞七十人與金兵戰未華黎乘高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霸州元帥也　趙璧傳曰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汝渾身是膽邪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　明傅友德傳曰友德暗鳴跳盪身冒百死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至立功　朱能傳曰靖難兵至淝

河王貞戰死戰齊眉山平安兵又大捷諸將議旋師能獨按劍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得勝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邪燕王悅決意引兵南　楊榮傳曰宣宗即位漢王反皇太后召榮定計榮請親征太后帝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即位必不自行故敢爾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太后壯之勸帝從其計榮即晝夜疾馳至樂安即合圍督軍中築土山山成而車駕至衆呼萬歲聲震城中漢王懼開門出降

壯三

原拔山　射石　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下見前勇類

增排闥

舁舟　漢樊噲傳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大臣隨之明　黃標平夏錄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併力舁舟

鑿骨　贈齒　五代史晨從簡傳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從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急鑿左右侍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　金雷淵傳淵為人軀幹雄偉驍悍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于顏間或嚙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亦不能變也

落馬　棄繻　宋趙立傳金兀朮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為徐州鎮撫使兼知楚州一日立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蹶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立奮身突圍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　漢終軍傳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

關吏與儒軍曰大丈夫當西遊終不復傳還棄儒而去顏高之弓六鈞鈞三十斤又養由基蹲甲射之徹七札焉

當時金陳和尚傳亦出兵入太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以四百騎破八千衆蓋自軍興二十年來未有此捷功奏第一宋史魏勝傳勝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

金蛇繞案　黃龍負舟

南唐書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史卒皆懼什昭符自若撫掌叱之雷遠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舟中之人皆恐禹曰我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而還

臣不如人　汝為知我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而求予是豪人之過也然已而出

鄭伯曰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能早用子今急南史王蘊傳蘊當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

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乘風破浪　扛鼎揭旗

南史宗慤少時其叔父嘗問其所願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壯士之力也

班超投筆　蕭柳斷蛇

漢書班超傳超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蕭柳傳柳從伐高麗遇大蛇當路前驅者請避柳曰壯士安懼此拔劒斷蛇

拔矢以戰　援笳而吹

史唐臣列傳明宗掠地山北與元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退山北壯士也曾劉波傳劉曦少有美譽曾避亂鴈門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撫其背而歎以酒曰壯士也曾為出塞入塞之聲

我身猶鑿　汝膽如山

晉元畏答兒奮然曰我猶鑿之祖與克烈王罕對陣師少不敵畏答兒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非斧不入我請先入諸君繼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又胡長孺傳淑東大浸宣慰同知脫歡察斂高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

孺藏夫乃行旁州長孺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徹察怒曰汝膽如山邪

上馬踴躍

立殿下雖久無精容能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威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指度使年七十三侍是翁也

自當一隊能廢千人

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願得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上壯而許之

生風出火

又韓信傳項羽爲人喑咤叱咤千人自廢

乘馬挾矛

南史梁曹景宗傳景宗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麞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

唐王難得傳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勇趫敏乘名馬寶鈿鞍畧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束馬馳之支都不暇鬬直斬其首元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悅

朱暉童子　仁傑丈夫

漢朱暉傳暉年十三王莽之亂與家屬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交諸婦女畧奪衣物暉拔劒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也賊見其小壯共志笑曰童子內刃遂捨之而去

唐狄仁傑傳帝幸汾陽宮李沖元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驛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

往復數四　出入再三

唐馬璘傳璘從李光弼討海都篤哇方約戰行伍未定單騎突入陣中往復數四敵兵大擾一戰遂大捷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山旗鎧照日諸將猶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圖狀以獻　奪旗而還

又李聽傳聽辟佐于頓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五代史晉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與梁軍傳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

斬曰彼猛士誰能爲我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衆皆諾乃被甲上馬橫矛而出梁軍皆披靡莫敢當遂奪旗而還

衝擊　解衣浮渡　元昆關交

晉都昆傳昔都昆迎鎮南王于女四萬餘絕其要道將佐相顧失色昔都昆率勇士奮戈衝擊之交人却二十餘里遂得全師而還又管如德傳如德嘗從世祖獵遇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即解衣浮渡帝以爲拔都賞賚優渥

一呼俱隕　六戰皆克

晉蔡裔傳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唐書唐璹傳璹字休璟以字行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兵數千先登六戰皆克

兄便可殺　子無妄言

南史劉敬禮傳侯景饑仲禮于後渚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敬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仲禮牀其言許之晉荀羨傳羨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無妄言

麾蓋策馬　據水斷橋

漢紀袁紹遣其將顏良攻劉延于白馬曹操北救劉延顧良麾蓋策馬而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又曹操將精騎急追劉備及于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

身都是膽　手皆見骨

漢紀魏王操進臨漢中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偵操引大出雲梯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戰且却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魏兵驚以勁弩于後射雲左右手皆貫箭而持盾以蔽身徐引而還魏兵追者甚多劉備明旦至雲營視之嘆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莫不慷慨　猶可驅驅

北史達奚長儒傳詔長儒爲行軍總管擊突厥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乃令且戰且行轉鬬數十里突厥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數十里突厥散而復聚長儒乃令步騎相間爲方陣以拒之賊每衝陣輒擊破之賊計窮乃解長儒謂諸將曰賊若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氣爲奪不可與戰今宜整陣徐行保險而進諸將皆從之賊又隨擊數日糧盡馬多死乘勝追擊大破之會突厥可汗遣使請和長儒與之盟約而還

慷慨神色　愈烈爲鹵

晉王濬傳濬伐吳濬樓船將軍也濬既平建業乃順流而東所向風靡三月丙午濬兵次于三山吳人張象乘船來降中流風浪大起象船沒水中濬謂象曰卿何不早降象慷慨神色愈烈濬義而釋之

嚬慨　莫不嚬慨

晉王濬傳濬伐吳濬樓船將軍也濬既平建業乃順流而東所向風靡三月丙午濬兵次于三山吳人張象乘船來降中流風浪大起象船沒水中濬謂象曰卿何不早降象慷慨神色愈烈濬義而釋之

猶可驅驅　擊鼓爲奪

漢禰衡傳曹操聞衡善擊鼓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參差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嚬慨朝京師帝問有嚬慨善戰者朕忘其名伯顏以對

且盛稱其功帝即召見命高山自擇一大郡以佚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山辭曰臣筋尚壯猶能爲國馳驅豈敢爲自安計

又殺一豪 自稱萬戶

柳宗元童區寄傳 區寄年十一歲二豪睡取其刃殺之一豪覺一豪將殺寄寄曰爲一郎童久之又殺一豪一豪將殺寄寄曰爲兩郎童孰若爲一統志明王珪合肥人慷慨見官長儀衛尊崇輒嘆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爲耳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戶尋來歸從征渡江克復太平仍命爲萬戶守之

兄仇能報父喪不歸 晉索綝傳

綝七人時人壯之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灌孟吳楚反時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將軍夫父灌孟年老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

帳下雙戟 車前八騎

三國典章傳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南史王融傳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節高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摴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人車

晉書庾翼傳翼時有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又載記劉曜僭位隴右陳安叛曜使平先討安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矛左右盤十盪又安亦奪平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矛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又安亦奪平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

公獨不動 蘇烈數先登

金徒單公弼傳 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前倚衙皆辟去公弼獨不動虎亦隨斃詔唐蘇烈傳烈字定方以字行父責待衙而慰諭公弼邑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部計賊定方父戰數先登陷陣

萬乘無所屈 卮酒安足辭

宋范鎮傳鎮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史記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在軍中常欲繼之以死議色和而語壯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孰與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

雖在萬乘前無所屈 警外閒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衛上會噲直撞入立

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于陸地左傳華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論語聶盪胸

非惡聲　隣上馬之將軍豈徒善飯　晉祖逖傳逖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　廉頗傳趙王思復用廉頗使人視之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召

精已銷亡田光歎年時之易去　史記田光謂燕太子曰臣聞騏驥壯盛之時一日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銷亡矣

恩思報稱柳開幸膽力之方張　宋柳開傳開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纔四十膽力方壯今幸并未滅陸下賜臣步騎五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

壯四

原挾輈爭車考叔挾輈以走　左傳公孫閼與潁

長會天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成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戍大名秦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

增雄飛　世說漢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

肉飛仙　北史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慵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衣以御袍　造新寶典錄明郭英連呼之英持鎗躍馬奮臂大叫賊應手而殞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過是也

召爲中尉　漢韓信傳信爲楚王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

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奏乞虎賁 宋韓世忠傳苗傅劉正彥反世忠請討之爲江漸制置使初陛辭世忠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

揭旗以賜 宋李將軍傳廣以郎中令將四千人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

意氣自如 史記李將軍傳廣以郎中令將四千人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

不隨燕雀 南史宋臨川烈武王傳鮑照始嘗謁王昭武然曰大丈夫豈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

酌此血漢 宋楊存中傳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皆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汗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

一攬百萬 南史宋臨川烈武王傳鮑照始嘗謁王昭武然曰大丈夫豈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

滿飲破骨 宋張瓊傳太祖入城濠乘皮船入城濠股出瓊急以身蔽太祖矢中瓊股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

拍浮而還 南史戴僧靜傳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

九破其骨 北史田弘傳弘臨陣崔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

安事筆硯 宋武有力因撫掌歎曰大丈夫安能區區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

何朝廷壯之 人來護兒傳護兒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撫掌歎曰大丈夫安能區區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

必車輪 又楊大眼傳王肅弟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卿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瞬息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七首刺桓 史記刺客列傳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之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七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

讀書志萬里 北史唐永傳永身長八尺少歷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

聲聞數百步 又魚俱羅傳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壯五

增詩燕荆軻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晉盧諶覽古詩曰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竟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僞往荆玉亦負還爰在漉池會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背血下霑巾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顛強禦亦不干岳節邯鄲中俛首忍廻軒廉公何爲者負荆謝厥讐智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歡　唐魏徵述懷詩曰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　盧照鄰咏史詩曰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遊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願得斬馬劒先斬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視死其若休　駱賓王易水送別詩曰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去今日水猶寒　又邊城落日詩曰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劒有雌雄　李白將進酒詩曰君不見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

復迴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
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黃金
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
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
聽鐘鼓饌玉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
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
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又扶風豪士歌
曰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殺人不倚將軍
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

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
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揮長劒一揚眉清泉白石何離離
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
黃石知我心　王昌齡從軍行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
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又出塞詩曰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
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乾　吳象之少年行詩曰
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游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
家無四壁不知貧　元楊維楨殺虎行詩曰夫從軍妾
從主夢魂猶痛刀箭瘢況乃全軀飼豺虎拔刀誓天天

爲怒眼中於菟小于鼠血號虎鬼冤魂語精光夜貫新阡土可憐三世不復仇泰山之婦何足數劉平妻胡氏從平戍零陽

干寶搜神記虎與人交而生子名曰伯奇後妻譖之伯奇乃編蒲爲船捕魚以養其父後妻又譖之伯奇乃放船於河中流而去作履霜操以自傷

增 晉書梁丘遐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增 記宋蘇軾李太白碑陰記曰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下固以氣蓋天下矣

貴一

有 釋名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賴言貴聲如歸往之歸

增 博雅曰貴尊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又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禮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前漢書賈誼曰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管子曰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

鄧析子曰與貴者言依于勢

鶡冠子曰

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　韓非子曰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　原抱朴子曰貴遊子弟生乎婦人之手憂懼未嘗經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專生殺之權操黜陟之柄誠可畏矣　晉鹽鐵論曰貴人之家雲行于塗轂擊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

唐柳芳士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粱

貴二

晉五帝紀曰黃帝既爲天子始立制度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　又曰帝堯貴而不舒　周紀曰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亦不賤矣　左傳曰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賜之矣

穀梁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　國語單襄公曰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太平御覽曰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絕食口數千常遭饑荒羅鼎鑊作糜毀糜之聲聞數十里中　東戰國策曰田需貴于魏王惠子曰勉哉夫楊橫樹之則生折而樹之亦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以十人之

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今雖自樹于王而欲拔之者衆子必危矣 增 史記

高祖本紀曰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吾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漢書禮樂志曰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 史記淮陰侯列傳曰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田蚡傳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孝景朝蚡日貴盛及武帝時因蚡爲太后弟位丞相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漢張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十餘人 漢書灌夫傳曰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竇嬰過夫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嬉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史記外戚世家曰衛青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　漢書衛霍列傳曰初衛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太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貴無比于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　史記萬石傳曰石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漢書金日磾傳曰日磾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氏族博考曰按父子宰相在漢則有韋賢之子元成平當之子晏在唐則有劉祥道之子齊賢樂彥偉之子思誨蘇瓌之子頲陸元方之子象先竇德元之子懷貞季道廣之子元紘令狐楚之子綯崔絃之子沈戴胄之子至德徐商之子彥相崔愼由之子胤韋仁約之子承慶嗣立鄭珣瑜之子覃朗李吉甫之子德裕在宋則有呂夷簡之子公著韓琦之子忠彥　又曰唐表明遠祖滂爲漢司

徒自謗至明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 原

漢書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

大將軍王鳳用事封鳳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復益封鳳五千戶悉封譚等為列侯是謂五侯 東觀漢記曰鄧禹累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牧守四十八人 又曰耿氏自中興後迄建安末尚公主王人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與漢興

衰 原 又曰竇太后臨政竇憲為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 晉論衡曰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 漢書楊震傳曰震常客居于湖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

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後至太尉　三國鍾
縣傳曰縣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
貴相然當厄于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
相者言中益貴縣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士燮傳曰
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
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當時貴重震服
百蠻尉佗不足踰也　孫綝傳曰綝以大將軍爲丞相
荆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
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
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　世說曰孫皓問

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
十餘人皓曰盛哉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
出自葛歸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
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
空誕名並蓋海内爲天下盛俗　又曰何比干武帝時
爲丹陽都尉嘗獨坐有一老母詣比干出懷中金冊九
百九十枚以授曰爾子孫當佩印綬如此冊數　晉書
羊祜傳曰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
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隋
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王珣傳曰珣與謝元爲桓溫

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陶侃傳曰侃少時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瘸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爲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　南史齊高帝本紀曰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荅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　梁武帝本紀曰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世謂六貴　梁書江淹傳曰淹孤貧年十三采薪以養母曾于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母其母曰此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常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果如母言　陳高祖本紀曰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夜

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
室又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
大貴也　朱异傳曰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特
被寵任歷自負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
至領軍四職皆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北史樊子蓋
傳曰大業三年加子蓋右光祿大夫六年朝于江都宮
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
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
崔逞傳曰崔悛仕魏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婁太后
爲博陵王納悛妹爲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
笑人悛嘗人日侍魏帝宴悛子贍亦近御坐人咸曰今
日之宴併爲崔贍父子　史寧傳曰寧隨賀拔勝奔梁
梁武帝引寧至香蹬前謂之曰觀卿風采終是富貴我
當使卿衣錦還鄉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隋牛弘爲吏
部尚書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等參掌選
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　史纂左編曰隋高頻初孩孺
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
出貴人　唐書太宗本紀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
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
之姿天日之表年既冠必能濟世安民　唐宰相世系

表曰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
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隕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
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如裴氏宰相十七
人寂世矩並相高祖談炎並相中宗耀卿光庭並相明
皇行本居道並相武后遵度冕並相代宗樞贊並相昭
宗坦滁並相僖宗休相宣宗埴相憲宗度相憲穆敬文
四宗劉氏宰相十二人滋從一並相德宗文靜相高祖
仁軌相高宗瞻相懿宗琢相宣宗禕之相武后洎相太
宗祥道及齊賢更名景先者並相高宗晏相代宗鄴相
懿宗僖宗蕭氏宰相十人至忠相中宗寘宗鄴相宣宗

嵩相明皇華相肅宗儉相穆宗倣相僖宗復相德宗瑀
相高祖寘相懿宗灌相僖宗寘氏宰相六人德元相高
宗懷貞相中睿二宗抗威並相高祖參相德宗易直相
敬穆二宗楊氏宰相十一人恭仁相高祖孰柔相武后
師道相太宗炎相德宗國忠相明皇綝字再思相武后
中宗綰相代宗收相懿宗涉相昭宗弘武相高宗嗣復
相太宗武宗高氏宰相五人馮相太宗高宗宗儉字士
兼相太宗璨相懿宗郢相德宗順宗知周相高宗房氏
宰相三人元齡相太宗融相武后琮相肅宗宇文氏宰
相三人士及相高祖節相高宗融相明皇杜氏宰相十

一人如晦淹並相太宗元頴相穆宗審權相宣宗懿宗讓能相昭宗黃裳相憲宗佑相德順憲三宗悰相武宗懿宗正倫相高宗鴻漸相代宗遲相明皇隴西李氏宰相十人迥秀昭德道廣並相武后義琰相高宗蔚相僖宗揆相肅宗逢吉相憲宗靖相太宗晟相德宗趙郡李氏宰相十七人游道嶠元素懷遠並相武后藩絳吉甫鄜並相憲宗固言珏並相文宗日知相明皇敬元安期相高宗紳相武宗德裕相文武二宗泌相德宗磎相昭宗鳴呼其亦盛矣　高士廉傳曰士廉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著用人地無不當

者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宮世榮其貴

裴寂傳曰寂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爲濟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唐公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卧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不名也　楊恭仁傳曰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並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商濬獨異志曰唐蕭瑀嘗因內燕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元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

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皃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新唐書劉仁軌傳曰咸通五年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　實威傳曰武德元年授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帝益親矚嘗引入臥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邪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誇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　獨異

志曰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唐書曰郭子儀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八子七婿皆爲朝廷顯官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于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山堂肆考曰郭子儀弟男七人同日拜官弟幼沖右庶子男曜太子少保晞檢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晤兵部侍郎曖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映太常丞　錦繡萬花谷

曰太尉由唐以來上公爲重李光弼自司空爲太尉郭子儀自司徒爲太尉李德裕自司徒爲太尉皆以上公寵埒宗臣餘雖有功掌武之尊不可得也　王琚傳曰琚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琚嘗還鄉上家帝賜詩及錦袍繡綵乘駟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億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棨戟　蕭嵩傳曰嵩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

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　唐書曰崔琳子儼爲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駱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五代史吳越世家曰豫章人有善相術者望牛斗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以相法陰求其人鍾起與之善術者曰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觀之皆非也錢鏐適從外來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

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　宋李沆傳曰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

澠水燕談曰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爲天下第一堯叟知樞密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夫以爲榮　宋史章得象傳曰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後官至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鄆國公　錦繡萬花谷曰宋王晉公祜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續文獻通考曰宋韓維兄弟八人並登科三爲宰相時韓琦家亦同貴顯人但稱韓家時人有詩曰棠棣行中排宰宅有桐樹因稱桐樹韓家　金太祖本紀曰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困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　外戚傳曰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

無異　元太祖本紀曰太祖十世祖孛端又兒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母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

察罕　傳曰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爲察罕故名察罕　明紀編年曰明太祖始誕有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自是空中常有異光家人疑火往救竟無所見後從郭子興請兵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明公狀貌非凡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後果如其言　龍興慈記曰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請益即大祚一塊與之筭多王侯貴人命歎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　氏族博考曰明中山王徐達首佐太祖定天下功業爵位朝班廟享皆第一封魏公世世承襲女爲文孝皇后次子增壽復以龍潛舊戴贈爵上公啓國于定一門兩公往往對握兩都兵政諸勳舊無敢埒者又三女一爲文皇后一爲代簡王妃一爲安惠王妃　又曰永樂中西寧侯宋晟子瑛瓏一時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明史金忠傳畧曰忠善卜兄

成通州亡忠補成候給符其妻抱幼女坐縣門哭且乳
相者袁珙自縣中出見其乳曰夫人貴人也因相忠大
貴當爲尚書至北平僧道衍稱于燕王王將起兵託疾
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成祖即位
擢兵部尚書妻封夫人如相者言　張輔傳曰輔子懋
生平未嘗一當行陣坐享爵祿嗣公者六十六年爲太
師二十五年握兵柄四十年尊寵爲勳臣冠　氏族博
考曰明謝遷以解元會魁殿試第一子丕復以解元會
魁及第倫文敍會狀長子以諒復領省解次子以訓會
元及第史鑒事後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
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中解元曾狀元鶴齡孫追貴
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珵俱進士及第孫
文恪陞及第子斑鄉薦第一鑌會試第一葛少保守禮
與其孫俱中解元若兄弟高科永樂甲申周庶子述長
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時中狀元華中會元
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阯劉文簡春參政
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阯春復及第其
三兄俱諡文楊光祿惟聰已卯解元辛巳狀元而兄庶
子維楨丙戌及第太倉王錫爵會元及第而其子衡亦
以解元及第江陵子嗣修第一甲第二人敬修第一甲

第一人此科第之最盛者也　續文獻通考曰一門祿位之盛弘正間無過于鄞縣楊氏者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守阯爲南吏部尚書守隨爲工部尚書守隅爲廣西右布政使皆昆季也刑部右侍郎茂元按察使茂仁皆守陳子靈保之許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進進子少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讚南戶部尚書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論福州之林自郡守元美子南京吏部尚書瀚瀚子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庭楠南禮部尚書庭機楠子炫官通參機子燦又爲南禮部尚書吳江之吳尚書洪子尚書山參政巖知府崑諸孫行太僕卿邦楨曾孫布政使承燾餘姚之孫副都御史贈尚書燧子都督僉事堪尚寶卿墀南京禮部尚書鑨布政司錄一作御史太常少卿子禮部侍郎鋌刑部尚書陛堪子都督同知鉞陛鑛鑨子進士如法墀子亦舉鄉試鉛山之費少師大學士宏少保尚書寀宏子武選懋賢從子修撰懋中四川之劉御史規子尚書春參政台春子副都御史彭年彭年子行太僕卿起宗又布政使世賞台子參政鶴年後有右都御史世曾

貴三

珥貂　綰玉　左思詩金　珥漢貂　張藉舊業七葉　白袍綰玉鎖金　九遷　三

入唐韓愈上張僕射書曰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增帝師 天授 漢張良傳良曰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史記趙世家始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眞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毋賤翟婢也奚道貴子曰良所授雖賤必貴

望氣 吞花 晉常璩蜀志世祖微時過江揚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爲子立祠瀹江揚民不使江揚有貴兒氣之

冠帶者數世 南史梁文獻張皇后列傳武帝方孕后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菖蒲花者當富貴

原垂三組佩六印 漢書南越嘗聞見菖蒲之是月生武帝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及拜楊僕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僕請乘傳行塞因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綬也史記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蘇秦喟然歎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增衣錦營 鳴珂里 五代史吳越世家唐光化元年移鎮海軍于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 唐張嘉祐

傳張嘉貞爲相嘉祐任金吾昆弟每朝軒蓋騶導盈閭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

原一門三后 六代九公 謝承後漢書梁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十七人荀氏家傳惟我九公不亦偉乎

觀閣 物盈朝六代 漢書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綺疏東觀漢記竇融嗣子穆穆長子勳勳尚光武女寶氏生三男二女勳尚沘陽公主穆尚東海恭王女寶氏生三男二女寶融嗣子穆穆長子勳勳尚沘陽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廕第相望數百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千石者不可勝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爲比

增歷事五帝 復作三公 北史封隆之歷事五帝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南史柳世隆傳世隆元景弟子受賞異于諸兄將來復是三公

炊金饌玉 景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

拖紫紆青 庾信大將軍柳遐神道碑銘 晉盛饌爲炊金饌玉 漢揚雄解嘲篇吾聞

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半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
主詹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充盈幄內　震耀洛濱　漢劉向傳向上封事曰王氏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晉汝南王亮傳亮
母伏太妃常有小疾祐于洛水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
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
臺望見曰伏如可謂富貴矣

八葉宰相　三世國師　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
唐蕭瑀傳贊自瑀逮滿
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屢遷至國子祭酒承祖儉
南史王承傳承初爲秘書郎
卑孔穎達爲國子司業穎
達子志元志元子惠元皆繼
其任氏族博考明太宰莆
田林瀚嘗爲祭酒
子延機孫欞亦居是官
一代國師近世罕見

明安騎杖　休徵佩刀　元石抹明安爲馬令羣
者父老是而與之曰是兒
貴晉王祥傳祥字休徵
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度
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
量故以相與

仗下不常

坐中全別　唐李密傳密以蔭爲左親衛府大都督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曰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他日述諭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他日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

大喜謝病去　錦繡萬花谷唐潘孟陽母劉晏女常問未坐有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覽

全別必貴人　不以姓著未嘗名呼　唐書張說傳說封燕國公開元後宰相不

是貴人　以姓著者曰燕公又郭子儀

特給鐃吹　命取茶四壁　朱輪十人　金花四壁　唐李德裕傳子孫代宗不名呼爲大臣　傳子儀代宗之才傳之才善醫術博識多聞天統四年累

囊　踏尚書故事僕射裴冕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夢溪筆談張鄧公爲殿中丞王城東見遂厚遇之語必

移時勿王公有一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一日

命取茶囊羣子弟皆以爲大年也既而竊疑之他日公

復如是又出窺之乃鄧公也子弟驚問其人公曰張貴

人也不十年當據　吾坐後果如其言　金花四壁　朱輪十人　章孟端諸

子連科進士爲京官同處一邸書舍牆題于壁上曰四壁金花春宴罷滿牀牙笏早朝回人多羨之　漢書楊

渾曰吾家方全盛之時乘朱輪者十人　成此宅相　世爲上公　晉魏舒少孤爲外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舅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漢袁安傳安初安父沒母使安求葬地道逢三世爲上公安于是遂葬焉累世隆盛　瀕堦磨墨　覆案探丸　夢溪筆談文彥博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嘗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路公公就觀乃欲從後相其背也既而察語路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　唐宣宗命相必採中外有人望者三兩人姓名　三相撚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　三相　張家　五侯　周氏　唐張弘靖傳弘靖先娶在東都思順罷甲當時時號三相張家注三相謂弘靖相嘉貞明皇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父延賞德宗朝平章元初中弘靖又平章也　晉周札傳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　隔屏以坐　緣江而呼　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考吳寔

爲尚書令子隲亦爲尚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父子坐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行次熨斗州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而呼曰蕭王大貴　在前在後　何愧何嫌　漢疏廣傳廣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　元史天澤傳天澤在憲宗時嘗奏事始輒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澤傳天澤在憲宗時嘗奏事始輒先兄天倪軍民之改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奇有二子一子管民一門之內處二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曰卿爽世忠勤有勞于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　旌　上見燭　月中有花　將軍西陽雜俎唐淮西用兵劉沔爲小頭每挺生踏伎因月黑風甚沔方以雙燭曰若有人覽之授以雙旌十大貴但存心在此燭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其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榜曉試果符其名人以爲異　雙旌十　汙行十錄里巷而卧于道然成章就試江淛鄉闈中元月魯不花傳月魯不花爲文下筆立就聚言夢月中有花象已而傳泊充翰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　唐王及善傳皇太子弘立及善左奉

難比他職　當知此官　宋史張洎

裕率太子宴于宮命臣鄭剛及善離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綃百疋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

晉比王謝　漢惟金張

唐書崔湜傳湜從兄滌並以文翰居要官湜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從要路以制人豈能嘿嘿受制于人哉

身離席帽　名覆金貂

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嘿嘿受制于外戚

八座文昌　五枝丹桂

文選注漢功臣二家親近貴寵比于青箱謝承後漢記國初尚襲秦制置尚書令僕射六人謂之八座晉宋因之

劉談錄燕山竇禹鈞五子儀儼僖侃儇皆登第馮道贈之詩曰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竇儀爲尚書每對客則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侍禦皆侍焉天下榮之　時云兩

五代補闕皆侍焉天下榮之　時云兩

譜北齊崔悛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同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晉卞壼傳父

兄弟六人　五張列戟　三鳳

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

毛逐覆盌　面方如田

金汤宜生傳初宜生囚于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盌必有以公于此而後可貴也

南史李安人傳明帝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其所在

鮑乘驄唐書張知謇傳知謇兄弟五人知元知晦知泰知謇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謇歷十州刺史所蒞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江南巡撫又門吏列戟白雀東驄馬京師歌曰鮑公而才謂之兩絕又門吏列戟白雀東驄馬京師歌曰鮑公

安知獄吏　難任丞郎

漢周勃傳

文帝時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後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筆談錢昱自白州刺史遷工部侍郎連典數郡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

門施行馬　項有伏龍

禮掌舍設棳再重棳馬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代同典選　世掌制誥

博考唐劉珍南子道祥待賈子萬石陸元方子景融並同典選　唐李安期傳自祖德林父百藥中書舍人世掌制誥孫義叉爲中書舍人

名聞天下　位極人臣

邵氏錄神放往見陳希夷希夷曰君當貴名聞天下位極人臣吳氷記聞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莫比

鵷班視日　杏園探花

百家詩篇

御朝差晚果日照耀衆莫敢不瞬瑩中私謂中省曰公視日不瞬

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仰視蔡京注目久而不

瞬眞大貴人也　歲時記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使覓匿中名花

重金　爨蓋　襲紫

傳龜謂退朝錄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爨蓋謂重戴歸田錄云國初兩制出入皆重戴山堂肆考東漢楊脩傳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安家仁孝有曾閔之行恂恂若齊朝有周昌之直

四世太尉　三葉侍中

漢楊脩傳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族譜考

郭樊陰馬　顧陸朱

陸忠之學郭樊陰馬皆后小倭之文爲吳四姓

曙有　張黃族也

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起舉謂卜者曰曙有懊色卜者曰子此時過堂後七年當于此時過堂後史記蔡澤傳

慍色　澤知戲言

唐舉熟視而笑曰君鼻巨肩聳戲唐舉舉戲先乎蔡澤知唐舉戲

郎君亦及第　但崔家郎

崔大拜曙果于裴公下及第于崔公下過堂

貴

澤從唐舉相唐舉相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

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綬于腰揖讓人主之前內食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五人郡太守

十世卿大夫氏族博考晉會稽孔愉子安國孫靜靜二子山士靈符四世五人爲本郡太守　漢汲黯傳其先有寵于古之喬君至黯十世世爲卿大夫　仙花種旌節　天使見王侍中處回一日有道士攜花子二花漸長漸開已乃爛然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也公當富貴之兆後處回官至太傳志唐李揆未相時夜見一大蝦蟆占之曰蝦蟆者天使也吉兆也未幾拜相　翰林飛五鳳　侍御落雙鵰　錦編萬花谷宋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爲相賈李蘇爲參政宋爲尚書唐高駢傳有二鵰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焉衆大驚號落鵰侍御

兄弟並列門戟　父子皆爵通侯　唐楊汝士傳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爲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衢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漢蘇武傳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

通侯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馮勤拜侯乃由此母　宋郊登第不可先兄　漢馮勤傳光武時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勤貴寵者此母也勤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弟祁字子京稱小宋宋史宋郊改名庠字公序稱大宋第一　以弟不可先兄命庠

卜位壽于他年　問交遊于今日客是一

何人　宋馬樞傳樞以書生渴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樞不我信　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令元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二

蛇蟠筒應登大將之壇　氣貫庭定產通侯之相　赤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後漢許曼傳曼占之曰君當爲郡吏後遷將以緩筒有兩赤蛇分南北走許曼占之曰君當爲郡吏後遷將以東爲名後如之　白氣貫庭成童爰貌傳紀爲義郎發　元史天倪傳天倪始生之夕白人部

世並此官謝安則祖孫同慶　門皆列戟李

晟則父子俱榮　氏族博考晉謝安子琰琰子混混二世僕射官宰相以間即日召唐李愿傳愿父晟立功時諸子未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

一姓九侯允矣

侯王根曰將軍一門九侯三國表紹傳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此勢傾天下

三公四世誠哉宇內之僅聞　漢李尋傳尋謂曲陽侯王根曰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戒懼（附）

原　不慊　知止　禮記聖人之制富貴也使富不足驕貴不慊乎上注慊恨不滿貌音口斂切

史記蔡澤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于此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與以禍終哉忍不能離疑不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則失其所欲白帖盈必毀天之道也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必毀　持盈　功成宜退

物極則衰　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史記李斯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甚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其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復攝京尹　固辭台司

四朝國史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魯祖顯祖適皆常鎮府書令臣復攝此職彌弗克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縉紳盛事南史宋王僧虔傳武帝即位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兄子儉曰汝任重于朝行當有八命之禮吾若復以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

驕佚（附）

原　鮮克由禮　自遺其咎　尚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下見前詩盈注

鳴笳導從　閉門酣歌　北史李遵招傳遵招累葉雄豪性復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大十九人人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緣漢千餘里問第宅相次姬媵之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飲盡平生之樂南史徐緄傳緄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各有僮僕侍婢闢人守護遷掊每鳴

皆佩金銀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

貪貴(附)

原爭名敗度

戰國策爭名于朝尚書欲敗度

居功逞欲

書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謂貪而不退也左傳逞無疆之欲

曼滿之欲爲卿且聞及禍

恥秦不守其位終見伏誅

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曰無德而貪後鄭人果殺之又恥秦富而後嫁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守其位而能終者鮮矣

貴四

增三眷

唐書裴氏自晉魏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西眷居河東者中眷

撫項

唐楊嗣復傳嗣復父於陵始見識于渤而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及兄鏡同榜進士而鐸爲第一時有龍虎榜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聯兄之稱

祖聯兄

酉陽雜俎李固遇一字曰慶門芙蓉鏡下及第矣逮明年果狀額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鏡元及第之語姥乃金天神也

文雙樹

元何榮祖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文如雙樹背負隆起有相者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

鳳閣鸞宮

山堂肆考宋李昉三入翰林兩入中書有詩云三載經綸棲鳳閣五年提筆直鸞宮

昔時沈公

天中記沈慶之素爲鄉里所輕及後通貴見者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

執笏百人

唐李穆傳穆不名一門姓譜宋徐鐸熙寧九年與兄鏡同榜進士而鐸爲第一時有龍虎榜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聯兄之稱

七族六姓

小學紺珠潘岳西征賦曰窺七貴于漢庭庾亮東京六姓注七貴后族也六姓謂一實閻梁鄧何也

弩矢先驅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爲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天子在門

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中郎將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孔靖傳靖字季恭南史

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托于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骨體不恒 三國志孫權傳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漢遣使者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權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又最壽爾試識之

以光爲名 南史梁丁貴嬪列傳貴嬪生于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帝呼親家 唐蕭嵩傳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帝呼爲親家

氣若白練 獨異志高數丈若白練上衝杲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之鍔終爲將相

山曰功臣 五代史吳越世家唐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將相登金榜 言行錄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間姓名將相皆列金榜

異

光成五色 南史陰子春傳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善相常入帝卧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 梁書武帝本紀武帝生而有文在右手曰武帝

有文在右手

戒懼 附

增危機 清暑筆記貴者危之機始自臣家 元史天澤傳言者謂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并于一家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非勳非舊 唐書李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曰非勳非舊唐書盧杞傳郭子儀病甚百官造請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

隱几 唐書重位高所以憂也但恐爲害 曾杜預傳預在鎮數飭遺洛中貴要外脩内險左右必笑欲後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各取一具 史纂左編唐房元齡或問其故預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

恐爲害 宋史天禧中寇準罷相王欽若丁謂共排之準貶道州欽若謂人曰寇萊公在中書常恐人奪其位今貶遠方吾輩可以高枕矣

于騎後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驕佚（附）

增 惟我與爾（北齊書崔陵傳陵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傳者趙李何事哉）

大爲忻滿（北史宇文忠之傳忠之好榮利爲中書令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

制擬宮禁（北史隋楊素傳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思弟紹及族父異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陳鼎擊鐘（北史齊清河王岳傳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藺重性華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者于恪傳恪年少未開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雍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績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

未肯推祚（北史宋弁傳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御固當推文以郭祚晉

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

貪貴（附）

原 不知退（易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增 拜而蹈舞（北史李敏傳閻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擇婚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待宴公主謂敏曰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我以天下與尊惟一女夫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悅公主曰今授儀同敏不荅上曰我向得向其慎無謝及進見上親御琵琶）

熟今舉體（南史謝朏傳朏高帝即位貪鄙無功受祿也）

詩刺伐檀（詩序伐檀刺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

夢半體熱尋得開封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舉體熱矣　廢書以窺山堂肆考秘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坐而非吾友

貴五

原 詩晉左思咏史詩曰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古樂府詩曰君家誠易知易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旁

梁吳均贈周興嗣詩曰吾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輪玳瑁車紫鞍連錢馬朝花舞風去夜月窺窓下想君貴易交居然應見捨

增 江淹彷古詩曰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組賢者所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原 宋鮑昭擬古詩曰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還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隋孔紹安贈蔡君詩曰疇昔同幽谷伊邇遷喬木赫奕盛青紫詎簡績

唐李百

藥寄楊公詩曰公子盛西京光華早著名分庭接遊士
虛館待時英高閣浮香出長廊寶釧鳴面花無隔笑歌
扇不障聲　唐盧照鄰長安古意曰別有豪華稱將
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
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
載自謂驕奢凌五公　駱賓王帝京篇曰劒履南宮公
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　又曰平臺戚
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尺大道青
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膠繡柱玉盤龍繡柱璇
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

里暮南鄰　李端贈郭駙馬詩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
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薰
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
人遥指鳳凰樓　于鵠公子行曰少年初拜大長秋半
醉垂鞭見列侯馬上抱雞三市鬬袖中攜劒五陵遊玉
簫金管迎歸苑翠袖紅妝擁上樓更向苑西新買宅月
波春水入門流　王維寓言詩曰朱紱誰家子無乃金
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閭爾何功德多承明主
恩鬬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
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　王昌齡青樓曲曰驄道楊

花滿御溝紅妝縵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婿朝回初拜侯　杜甫李監宅詩曰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縵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崔顥江畔老人愁曰自言家代仕梁陳垂朱拖紫三十人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垂朱輪父兄三葉皆尚主子女四代爲妃嬪南山賜田接御苑北宮甲第連紫宸　李參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詩曰將門子弟君獨賢十夜受命常在邊年未三十已高位腰間金印色赭然前日承恩白虎殿歸來見者誰不羨　又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詩曰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韝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　李頎古行路難曰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子兄弟綰銀黃躍馬鳴珂繞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玉盤囊　李商隱富平少侯詩曰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床在井頭綠樹轉燈珠錯落繡檀回枕玉雕鏤當關莫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又少年詩曰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平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頭上橫過甘泉豹尾中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叢霸陵夜獵遊田竇不識寒郊自轉蓬　韓退之詩曰

十年紫綬掌鴻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
武皇恩厚宴龍津 韋莊貴公子詩曰大道青樓御苑
東玉欄仙杏壓枝紅金鈴犬吠梧桐月朱鬣馬嘶楊柳
風流水帶花穿巷陌夕陽和樹入簾櫳瑤池宴罷歸來
醉笑說君王在月宮 宋蘇軾詩曰千年風采凌煙閣
百代見孫宰相家 明李東陽聽傳臚詩曰金蓮影與
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鴻臚三唱
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
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

賦 漢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望五陵名都對郭
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表 齊孔稚圭爲王敬則讓司空表畧曰遂得北帶五
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交
輝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送則車騎如雲飛蓋
暫停則歌鐘成列擬金龍吹鸞其前鳴笳鳳管曼其後

書 梁王筠與諸子書曰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
位相繼如吾門者也注七葉王導治珣曇首僧虔揖筠也

序 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窮旗旄羅弓矢武夫
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
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繁曲

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爲也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曰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軹吕公觀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吕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是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增雜文漢枚乘七發曰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

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燀爛熱暑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富一

釋名曰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易曰富家大吉 又曰富有之謂大業 詩曰哿矣富人 書洪範五福二曰富 又曰既富方穀 又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禮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

人何人不親　又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之急莫大乎使人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韓詩外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　戰國策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　又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

殷人足志高氣揚　史記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又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

妝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又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前漢書曰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　公孫弘策曰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老子曰我無事而民自富　管子曰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　莊子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無所不有也　韓非子曰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以得富也　淮南子曰得道者不待財而富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論衡曰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饋贈則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吝之人越境而布施矣　鹽鐵論曰古者無出門之祭今富人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牛殺狗鼓瑟吹笙又曰古人無杠牖之寢牀移之案今富人牖繡幃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　又曰古者無茵席之加旃蓐之美今富人繡茵罽柔浦子露林中者獏皮代旃闕坐平筵　又曰古者土鼓古音堪枹音桴擊木拊石以盡其歡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人鍾鼓五樂

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　又曰古者庶人
鹿菲草芰縮絲尚韋而已今富人革中名工輕靡使容
紈裹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
昏絲履走者茸芰狗官　初學記曰夫貴者必富而
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乃爲富也然欲富者非爲
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　增唐書曰夫財之
所生必因人力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
場圃囷倉直輕而人以爲富者　宋紀程頤曰聖人奉
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
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　宋蘇洵曰耕者

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
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
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
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
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　蘇軾
曰夫民方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寬然而有餘及
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是以
富而愈貪　文獻通考宋葉適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
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
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

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　歐陽脩曰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

晉漢書曰生人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未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五帝紀曰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愨不忽爭而財足　五帝外紀曰帝堯巡狩至於華華封人祝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　漢鼂錯傳曰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　禮記曰殷人貴富而尚齒　晉書曰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究豫漆絲之膚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逾帶琅玕荆鄧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

柚河外舟車遼西海屬之鄉蔥右蒲捕之駿殖物怪錯於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有其儀宴享有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商周之興用此道也　國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　史記管仲列傳曰管仲既任政相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左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實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注賣玉得富恐以得玉者而遣歸爲　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

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又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著猶居也音貯　劉向新序曰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饗之飲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　韓詩外傳曰子路與巫馬期人有處師氏者腊車百乘鶴於轘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闚然投鑣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　列子曰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也一年

而給二年而足三年而富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君之財向氏以爲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産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奚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　列女傳曰周陶答子爲陶大夫治陶三年家富三倍其妻諫之曰妾聞南山有元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飽其志飢其腹將欲以澤其毛羽而成其文章也故藏而遠害豕不擇食以肥身坐而須死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逢禍必矣　漢書食貨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　史記貨殖列傳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又趙世家曰烈侯好

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　漢書陳平傳曰平少家貧無與婚者有富人張負謂子仲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遂以孫女嫁之

又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史記曰鄧通蜀郡南安人也文帝說焉賞賜通巨萬以十數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魏其武安侯傳曰武安侯田蚡孝景后同母弟也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梁孝王世家曰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貨殖傳曰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

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擾家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腊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戴角者曰腊無角曰膏）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以水酒之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又曰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擄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擄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餔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司馬相如傳曰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户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王充論衡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齋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攔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拾遺記曰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餘人以黃金為器攻治

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鋷
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
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
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
錢郭氏寶夜日晝星富無匹　蜀志曰糜竺祖世貨殖
僮客萬人貲財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　三國杜畿
傳曰畿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特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
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
教也　王世貞宛委餘編曰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
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
數萬錢杜岐公悰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
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厨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
用食物椀器至三千事　陶潛搜神後記曰晉太元初
廬陵巴丘人文晁者（一作周晁）世以田作爲業秋收已過刈
穫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穫
盈倉於此遂爲巨富　晉書石崇傳曰崇字季倫財産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
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
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
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

腊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罕所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　陶侃傳曰侃勝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　刀達傳曰達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田有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貲稱是　隋書曰隋文帝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書曰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户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　又曰天寶時海内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稅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　獨

異志曰唐明皇嘗名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　唐書楊貴妃列傳曰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縵千萬見他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壞侈相夸詡每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隨烏瑟瑟璣琲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郭子儀傳曰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元載傳曰載久得君

關通貨賄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榭帳幕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具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大曆十二年詔賜載自盡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獨異志曰唐宰相王涯庭穿大井以珍珠瓊壁投置水中汲水供涯飲後肉色並如金　五代史房知温傳曰知温在鎮積貲巨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伎游嬉卒於官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遼史曰幹丹舊俗其富以馬　稗編元漕法志曰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

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户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遂埒國　又曰明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爲江南第一家二子茂旺太祖定鼎金陵名廷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黄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後得罪發遼陽從戍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明初政記曰洪武嘗問户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江浙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户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户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户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

户計五百四十四户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上曰富民多豪强故民受其累宜名之來朕將勉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富三

原　素封　丹穴　上詳富一　先得丹穴而擅其利以致富　漢書巴寡婦清　金溝

錢井　晉書王濟傳濟性豪侈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　風俗通河南平陰龍儉遭倉卒之時隨母逋轉客居廬中鑿井得錢千萬遂因得富　銅山　金穴

上詳富二　拾遺記漢郭況累金數億以爲瓊蔚金穴　藩身　潤屋　大學曾子曰富潤屋家寧與比先在太原家甚貧有善相者周元豹漢班固

實　財雄　九國志王處回積巨萬訪相者周元豹漢班固此子實精也他日當大富果如其言

自敘遠祖以財雄北邊子唯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蠶並收家遂富

掣鏁傳鈞

寰宇記牛潭北岸有石周圍三丈許漁人見金牛自水而出盤於此石義興周寘甫嘗見此牛掣斷其鎖得二尺許遂以財雄搜神記京兆有張氏者獨處室有鴉自外入於室止於對牀張氏披懷而祝曰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鴉讙入手探之得後子孫貨財萬倍故關西稱張氏傳鈞焉自

銀槽寶

伽藍記河間王琛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宇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拾遺記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算術者萬人救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物銅鐵之類皆明錄海陵人黃暑當因大風雨散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

怨府通人

清論寓遇人猶富人

飛錢種珠

尋當

玉豚搜神記元康中瑤懷家忽聞池中有犬聲視之得大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蠶並收家遂富

錢飛至其家拾而得之尋事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杜絕賓客惟自荷以鋤理小圃成畦若種蔬狀既種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

足穀

多田

北夢瑣言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數百頃宙為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鼓鑄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斛無用貪矣帝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窖粟載金

史記

唐盧溪恩傳從愿盛容秦曰江陵莊積穀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窖粟

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目為多田翁

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以此起富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任氏以粟貴賣所得金錢盡裹運致之轉販貿賤賣貴以轉穀致千金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富

錦繡萬花谷唐馮盎豪俠入朝載金一船自隨

積財如山

閉門成市

王隱晉書石崇百道營生積財重素富閉門成市

輜車千乘僮客萬人

周禮以保息養萬民

賞謂殊

史記蜀志慶竺僮客萬人

曰安

漢記樊重素閑於六畜田漁賦稅以給衣食

曰富

謂平

其稅不專取也左傳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豬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計算帛金 秤量珠玉

帛有如不足郭況事詳富二下 史稱陶白漢著程羅史記范蠡富二漢書程鄭冶鑄富氏又曰成都羅哀皆至鉅萬 不過百乘三致千金 史記范蠡善治生十九年三致千金 墨王鍾 漢書鮑宣上書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吉凶董萬數使奴從賓客滕酒霍肉蒼頭虜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墨王鍾 賢多賞賜以子貢富者銀口黃耳金墨玉鍾 饌飾綵繢 原谷

保吉累世將相家多財所白有二歸漢書烏氏贏畜牧及衆斤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宋史石保吉傳保吉亦飾以綵繢物間獻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增擬于公 室比之邦君 史記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二歸後漢陰興傳宣

帝時陰子方者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 與馬僕隸比之邦君 燕有山海資之天地 伽藍記高陽王雍爲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燕山海之天地 金瓶銀甕 珠殿玉堂 伽藍記河間王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餘口厭藥盥合稱是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穀羅紈綺繡充積其內五代南漢劉龔世家龔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 牀爲玳瑁 窓有珊瑚 西京雜記韓嫣以玳瑁爲牀文選注西京賦沈佺期七夕曝衣篇琱甍綺疏廣傳廣中別作春珊瑚窓裏翻成書 衆人之怨 君子所辭 漢疏廣傳廣曰富者衆人之怨也 禮記君子辭富不辭貧 皆及十世 不出微財 南中志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宮者皆富及十世 當畜五特 願足

百羊　孔叢子綺頓魯之窮士聞公富往而問術公告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滋息以興故曰猗頓金樓子魏文侯見宋陵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常誦邑里故人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

北路南路　黃衣白衣　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俯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語曰北路魚南路徐稽神錄陳尚書言其昔在鄉里性疏簡喜賓客嘗有二道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歷事夜聞二客牀上鏘然有聲久之若無人秉燭視之見白衣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宣室雜記漢韓嫣好彈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斛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嫣丸史記貨殖傳猗頓用鹽鹽起而富

珠履　可埒王者　不如儒生　彈以金丸　躡皆君賓客三千人皆躡珠履史記春申君傳趙使平原君厚幣以請魏公子無忌公子乃置酒夏侯嬰爲客引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不謝直上載公子公子顏色愈和侯生下謂其客皆公子賢士所歸也今公子傾節下士名不出之東門安事客而客如此公子復引車入侯生下謂公子曰臣固知公子之能下士也公子復怒侯生曰吾所以待之者已備矣今無忌窮困來歸公子公子迎之於郊此不謝一也方大梁圍急公子不進兵救趙欲以國與秦秦已許約矣而公子往救趙此不謝二也公子已存趙又矜其功此不謝三也侯生所以不謝公子者欲以激公子之意使復還耳公子既還果大喜侯生之計成而公子之行日聞矣

加　晉石崇傳崇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南史盧陵威王續傳續躭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意牧倉事參軍謝宣融啓遺中錄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

藏新食陳　鹽鐵論富者連車列騎貧者負擔步行又崔寔農家以馬耕載而民莫用牛馬成者連車列騎輜軿輦輬又崔寔農家以馬耕載而民莫用牛馬成越之時田賦省而民富足温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

滿釜　三國鄭渾傳渾爲山陽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不騎乘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籬五果入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因有虹欲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願家大富

不待委積　欲爲繫援　韓詩外傳安命養性者不待委積而富國語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而已乎曰欲爲繫援焉雨金十斛　種橘千頭　述異記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姓譜曰天雨金十斛于其家

三國吳李衡每欲理產業妻習氏不許衡密遣人于龍陽種橘千株臨終戒其子曰汝母惡吾營家故家貧如此吾于汜川種橘乃千頭木奴不費汝衣食又史遷言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

栗

元寶視龍

酉陽雜俎買田畔一枯栗樹經宿爲隣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衆首如臂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往視之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一散錢實之巨富遂致錢成龍形號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北清木春渚記聞昔唐明皇見一龍橫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亦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同

皆飾龍鳳不設檯

五代晉臣傳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景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錦繡萬花谷唐宰相楊國忠家富凡有賓客設酒則不設檯牀令妓女各執其事號曰肉檯牀又冬月則令妓女圍

涇渭溉田

黃氣標庫

前漢張禹傳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

貫朽

南史梁臨川靜惠王宏傳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紱標如此三十餘間討見錢三億餘萬

庭中栽樹各出一枝

樓上扣鐘便輸十萬

姓譜宋馮大亮見樵婁八人各出柿木一枝才五六寸曰可栽庭中樹經尺則家財百萬旬月而凌空金玉自至中朝故事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有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德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即打一槌齊罷王酒胡半醉而入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運錢十萬入寺

錢用一文見郡王之獨坐

姓譜梁裴之橫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鷹之橫勸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僕數百人于芍陂大營田野委遂至殷富後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委恭叢談宋南渡諸將離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

被裁百幅酬太守之前言

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絡興閒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若玉衡不能測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魏王曰時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光堯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半餘上大笑後最多貴故譏之

波潮噴激眞珠玉贈遺咸羨王郎之善筆

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錢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不斷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蓄白鷗鸂鶒雜產鸂鶒奇花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昏不能徧也遺記琅邪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拾婦人遺以珠玉一日之中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

推袁氏之名園

富人袁廣漢藏錢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不斷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蓄白鷗鸂鶒雜產鸂鶒奇花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昏不能徧也遺記琅邪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拾婦人遺以珠玉一日之中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

戒懼附

原 知止能散 老子知止者富禮記積而能散 不貪周施 左傳子罕曰我不貪為寶後漢書郅惲象父國為藩林太子有貴財二億家僮千人百人及國卒象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

晉賑施宗族 泛游湖湘 世方亂安以富為一郡越已瘡痍洪武初嘉定亭萬二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師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上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萬數曰朕已前于此矣即以家貲付託諸僕買巨船載妻子逕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旅以次籍沒獨萬獲令終

驕佚附

原 服文彩 食膏粱 老子服文彩厭飲食是為盜夸國語膏粱之性難正也言易驕難

皆窮上品

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

晉書何曾傳曾宇頗考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過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烏羽擇米人乳蒸肫

唐書韋陟傳陟世侈綱侍兒列左右常數十窮治餘羞以飼親戚賓客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谷王母祠使婦人綃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

烏羽擇米每食則中旅棄之

晉書何曾傳曾宇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荀公五雲體

帝常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

塗巷盈滿

南史徐湛之傳湛之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錦繡牽持

五代王鎔傳鎔驕于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谷王母祠使婦人綃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

各執一器

南史孫晨傳晨事李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侍

必貴萬錢

五代王鎔傳鎔父子二十餘年宮室同又梁趙鄴傳鄴子歲自以有功又尚長樂公主聞唐馳馬社稷位至將相自奉盛豐則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衆列商賈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灑門即急似道傳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一飲食必費萬錢

館造迎風

宋貴似道傳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倡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雖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獻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發玩之

苑包山藪

舫立亭

云石崇乃是庶幾猶能矯天潢不爲華侈造迎風館金龍吐舸素木朱李玉鳳銜鈴金龍吐舸素木朱李而脆食枝條入簷使女樓上坐而摘食

池竭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第舍冀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辟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陰陽爽室連房洞戶柱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木道金玉珠璣異

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黃壽其乘輦車載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徧封域殆將千里場居家觀夫於後家庭宇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傳賓客填門輒蓋不納及出鎮鄧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芰荷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罝酒中一時之勝實焉

褐韈 附

將殲必毀左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白帖盈必毀天之道

生孽貴害左傳鬻狐射生孽又虞叔有玉虞公求而弗獻鬻狐而悔之

焚身覆餗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易鼎折足覆公餗

陳車服隧腐鼠左傳鄭駟秦富而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後嬖大夫也而常富人錢帛無量登高樓臨大路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乃辱我以腐鼠乃聚衆攻之滅其家

貪富 附

行奸欲縱老子難得之貨令人行奸禮記欲不可縱

載實飲泉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傳廣州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

趙怙勢敵國遇思遇貪黷怙勢斂貨及門

市帶償償行服分家宋秦檜傳檜開門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

資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曬子家世干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

緡責永吉償之　金忽觀傳舘以后戚賊污不法
其在楊海拜富人爲父及死爲具行服而分其資　家
成市里　室克珍玩　晉羅尚傳尚性貪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　又王
國寶傳國寶貪緡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侍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入庫取帶　給
麻助緦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窮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　唐書滕王元嬰傳高宗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貧躓但下書曰嗟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爲錢緦二王大慙

咨嗟附

涼甚愛　既孅　老子甚愛必大費　前漢書貨殖傳周人既孅汪孅者儉嗇也　衣弋
緣　鑽李椁　漢書張安世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役　晉書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癖譏和嶠　疾笑王戎　晉書和嶠富擁王者而至

吝杜預以爲嬌有錢癖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還直乃歡　遺衣更取　晉書王戎事詳債負三又王戎事詳乞假三

空懸金帛　常棄珍羞　南史梁諸子傳周武陵王紀第二子紀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宮文士豈能匡濟邪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笪至有百笪銀力倍之其他錦罽繒米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　又朱异傳异及諸子自潮好每晨日與賓客游焉恒置酒十數車雜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富四

奇智　青藜子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傾國是必有奇智　賀母　唐柳宗元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富論衡農商殊業所蓄之貨貨不可室貿之母也　出溢　論衡同計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

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

貲次如首

漢書成都羅哀貲至巨萬初哀貲京師爲平陵石氏貲次如首謝信之遣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率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餘貸郡國人莫敢負注如氏道氏皆富人也

鞭懸桑樹

黨鮑瑗家多喪疾自言當就卜淳于智智作卦成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就買者係馬於樹君因鞭懸之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十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千餘斤瑗異志晉羊琇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失甕所在琇大驚怪問其故人曰向有一人抱甕來出與之琇意謂是家人抱甕可熟便可用財自衛

積如丘山

後漢鄧郎中珍藏有金二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縠紈素奇珍積如丘山

後漢

董卓傳自甫嵩攻卓弟旻于郿郿中多熟

室有牛聲

五代表象先傳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斛悉與長子正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皆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正辭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言依於豪

鄧析子與富者言依於豪豪言依於富

元叔豪宕

姓譜宗連長安富人季女賢而有色欲求賢婿時趙元叔豪宕家徒四壁宗以女妻之與奴婢二十餘口馬十餘匹金帛巨萬遂爲富人

不可祿使

鹽鐵論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視其所與

漢書貨殖傳南陽宛孔氏大鼓鑄規陂田連騎則視其所與

游閒公子

語林劉實詣石崇家有絳紗帳大如廁見有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誤入卿內

廣古今五行記

張褒引星

晉温嶠自表二百人一部

牀茵褥甚麗兩婢持綿香囊實反走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厠耳北齊後主武平初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載酒宴會行不遇三里日沒漸暗見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北齊後主武平初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載酒宴會若流星曳影其妻遂下車載拜張褒引之便入褒下還家觀之乃金也遂盛於庫襜每至良辰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貨賂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栖集

家遂大富

字有青麻

春渚記聞宣和間科增郡縣兌夫錢湘乃以海州有楊秀才妻劉氏饒于財乃以

十萬錢代下戶之輸縣令欣然輦還庫藏爲空冀曰庫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麻十萬家豈神運至此耶劉因密令往青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其後家益富云　木土被文錦漢書貨殖傳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飛躍（附）

原 姜苟得 禮記臨財毋苟得

騎佚（附）

原 不期後 尚書傳富不期後而後自來

增 選極一時 晉書賈充傳充外孫韓謐尚後期而後自來

增 駿馬侯服北史朱崇傳崇子文略初神武遺令怒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

原 速探牛心 晉書王濟傳王愷以帝所賜牛心炙令濟先嘗濟啖盡之愷大恨濟乃更速炙

增 彩皆火浣 宛委餘編晉武帝時外國有進火浣布者帝服以幸石季倫季倫身被服侯帝方至一割便去左右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彩

諸王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

原 多藏厚亡 老子多藏必厚亡

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人皎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于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濁漢魏傳灌將軍夫家潁氏家訓潁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爲率遇有客至更其家麻鞋一屋敝衣數斛其餘財寶不可勝言

增 潁水清濁 漢魏傳灌將軍夫家

麻鞋一屋 潁氏家訓

禍難（附）

令尹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不免國語鬬且延見令尹子常子常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

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賣如餓豺狼焉福進王枕五代漢史弘肇傳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史弘肇捕治福進棄市籍其家財子昂簏卦唐陳子昂傳子昂父世高貲累千金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閭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鶡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獄中何不早散唐書石崇傳孫秀矯詔收崇車載詣東市崇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故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一騎走南山五代唐臣列傳劉延朗掌機密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紙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掊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

貪富（附）

貪饕餮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

影賢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無不宗師嫻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

名曰影賢

地癖唐書李憕并州人媚殖產田疇彌望時謂地癖

爲郡四盡南史梁魚弘傳弘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穀米盡邨里人庶盡

傷腰折股左編北魏孝明靈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仟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李崇與章武王融融至掖門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陽與大富人鍾長命結爲姊妹責其鬬家長劾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

結爲兄弟北史齊漁陽王紹信傳紹信行過漁陽與長命妻爲義兄弟如與長命妻爲

置金牛後稗海秦惠王代蜀王以爲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能糞金蜀王以

秦使張儀隨其後聞蜀之時徒見金不見人

取不見人列子齊有欲金者至鬻金所攫金而去吏捕之對曰取金之時徒見人不見

足以畢老魏志董卓築郿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雖據

天下不成字此是以里老及卓死鳴中金萬銀八九萬奇玩雜物山崇皇積不可知數

且養 天中記益州新昌縣令夏侯翹之初下車問里正曰三鄉處之乃取十千錢令買雞曰三萬顆謂里正曰吾去須頭經數月便令賣却一雞一錢幾蓮曰五葷又取十須此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蓮十錢遂得五十萬

渠伊捋鬚 天中記張崇帥廬州士庶苦之常入覲廬復歸乃討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有罷府之議人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

吝嗇附

增 獵酒 續世說漢韋思在上黨五年性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慮刺而怒曰必是來獵酒也

食常不足 魏志曹洪家富性吝嗇文帝以洪貸絹百匹頗食常不足

從洪貸絹 白帖鄭太有田四頃拾穗常不足

增 拾穗 漢書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鑄錢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子兄弟約頓有拾穗者

啜肉封殘 北夢瑣言尚書歸登性甚吝嗇常燭一羊脾旋割旋啜封其殘者一日登妻候丁封處割食登不見原封大怒其妻由是沒身不食肉

止有二韭 伽藍記李崇爲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常無肉味止有二韭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簡者爲之大笑

行如環珮 周太祖紀吏部尚書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嗇自繫衆鑰于衣下行如環珮

不知景卿 三輔決錄平陵上孫奮字景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家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常宿客舍雇錢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不知實是景卿

刺史不守鞋 天中記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阿公爲浚經營有頃門夫上樹取其子新鞋而入仁凱廳前樹下有鴉窠遣門夫脫鞋而緣之仁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徒跣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注鴉啄木鳥也

富五

增詩 唐高適行路難曰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獨愁苦 宋蘇軾詩曰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水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窮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張衡西京賦曰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裒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金釭玉階彤庭輝輝煌煌珊瑚琳碧璵琪璿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 注琳碧璵琪皆玉石璘彬繡色也雖館宇不廣大然雕飾華靡無有越于天子者矣 晉左思蜀都賦曰闤闠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纖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鎰盈室亦以財雄翕集邊城 注離盛也言房屋雖異機杼和鳴黃潤謂筒中細布也纖盛金之器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鎰裂帛爲衣曰櫬蕪呈者皆有常課至撥于王貌臨邛是蜀之邊縣故亦云邊城 又吳都賦曰富中

之貯貨殖之邊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
兼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疏漢鼂錯論貴粟疏略曰今農夫被水旱之災急政
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
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
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
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
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

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
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畢法之所尊也上
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論宋劉峻廣絶交論曰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
陵家傳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
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
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露玉箑之餘瀝銜恩遇進
歎誠援青松以示志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雜文宋馬端臨論坑冶曰漢法置小鐵官偏于天下
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

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于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為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傑之致富不由於金也